

法律出版社



已经消失的轨迹

肖俊志 著

已经消失的轨迹

肖俊志 著

法律出版社

已经消失的轨迹

肖俊志 著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36,000字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9,000

ISBN 7-5036-0218-X/I·12

书号10004·033 定价1.90元

内 容 提 要

《已经消失的轨迹》以确实可信的情节，向人们缓缓地叙述着生活的哲理。故事能使人感到心碎胆裂之痛，又会牵动人们绵绵的反思之绪。小说的主要人物唐田生为了达到改变自己的地位的目的，抛弃了同他有着青梅竹马之情的农村姑娘彭淑兰，而用自己的虚情假意去想方设法骗取了县革委会马主任的女儿马燕燕的真情。但这门亲事遭到马主任的坚决反对。马主任主张马燕燕和他的老上级、地委领导人的儿子童杰结婚。唐田生和童杰费尽心力的角逐和竞争，终于在马主任的干预下，使唐田生精心编织的五彩缤纷的美梦象肥皂泡一样随风飘散了。于是，唐田生产生了杀人的动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这部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力地鞭挞了唐田生、马主任等人的世俗嘴脸和丑恶灵魂，同时又以炽热的笔调表达了对唐老三、马燕燕等人的颂扬和深切同情。读后耐人回味、深思。

肖俊志 著

已经消失的轨迹

法律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这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从一九七〇年七月起，唐家岗的人已经整整三年没娶过媳妇了。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唐家岗上了年纪的人，当着媒人的面总这么说；小伙子们赶街上集，在大姑娘堆里也这么说。细考起来，这话也不无道理。南方吃大米，北方吃杂粮，都太单调，而淮河两岸既产水稻，又产小麦，且有豇、黄、绿、赤豆。当你吃腻了米饭，来碗漂着麻油花花的绿豆面条，是会十分愉快的。幸运得很，唐家岗的地理位置正处在淮河北岸一个不远的地方。

不过那几年，连鬼也不相信“不如淮河两岸”之说了。因为唐家岗太穷了！

这是一个只有五十来户人家的狭长的村庄。因为淮河时常发大水，村庄不得不高出地面八丈多。远远望去，如同一道平整的山岗。涨水年头，唐家岗四面是水，象一条大船孤零零地搁浅在一片汪洋之中。岗子上，打着灯笼也找不见一块砖头，清一色的土屋，又矮又破，密密麻麻地挤在那里，象蜂窝，前一家后墙一年四季堵住后一家的门。小巷里，两人迎面而来只能侧身而过，倘是一男一女，只得一个先出来，一个再进去。至于茶饭，唐家岗上的人很少有喝茶的，

夏天饮凉水，冬天喝开水。来了客人，抓几片桑叶放水里一煮，便当茶饮。而饭呢，闲天一天两顿稀粥，稀得能照出脸儿，人称四只眼稀饭。

请想想，谁家的闺女愿嫁到这个穷得出了名的岗子上呢？而本村的姑娘却一个个直朝外村跑。如此只出不进，入不敷出，唐家岗的光棍队伍越来越庞大，走出来堪称浩浩荡荡。

唐田生父子俩已是这支队伍里的老兵啰！

唐田生，这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人们都称他是唐家岗的“白脸秀才”。也难怪，唐家岗的女孩子，背过书包的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她们是伴着草筐和涮锅把子长大的。男孩子，读完小学便回家挣工分，尽管那工分很不值钱。象唐田生这样读完了初中又念高中，不仅在唐家岗独一无二，就是在整个大队也是有二无三，凤毛麟角。这小伙子有一张永远晒不黑的脸，圆圆的；有一对雪白的讨人喜爱的小虎牙，特别是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亮闪闪，十分动人。加上不爱说话，老老实实，村里人送他个外号：娘们。上个月初六，东院唐五嫂见唐田生爷俩可怜巴拉，家里没一点女人气，便挺身而出，想牵根线，做个媒，将她娘家那村里的一位姑娘说给唐田生。自然，唐五嫂在那姑娘她妈面前，将唐田生夸成一枝花，且说得那么贴切，那么真实，那么恰到好处，使你不得不信。那姑娘也真动了心，脸红红的。她妈那张嘴象贴了封条，始终不肯动一下。经过整整一夜的再三权衡，第二天上午回了唐五嫂一句话：下月初四来看看门头。

这时候，大中午，毒辣辣的太阳底下，唐田生一手拿着泥抹子，一手端着稀泥，正在修补他家那间草屋的山墙。

“光得要命啦！吃饭吧。”屋子里走出一位光着脑袋、光着膀子的老头，对着田生不耐烦地说道。

这是唐田生的父亲唐老大，一位矮瘦的老头，穿一条黑粗布短裤，宽大的裤腰上没有带子，在腹部卷了个大疙瘩。没有经验的人若照此办理，往往会掉裤子，特别是笑的时候。唐老大却不会，他已经这样穿了几十年了。虽然刚满五十，已显得相当苍老。见面之后，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宽大的前额上的皱纹，一道紧挨着一道，又密又深，象百年老树的年轮，那里面记载着唐老大半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大概是庄稼人常挨饿的缘故，唐老大对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口粮，是精打细算的；至于穿戴，他从不讲究，只要能挡寒就行。他的理论根据是：吃穿吃穿嘛，吃是第一，穿是第二，没人讲“穿吃”的。而住呢，那就更在其次了，有个窝，支个锅，这就行。因此，他见儿子在那土墙上抹来抹去，抹去抹来，感到厌烦，却又无奈。要是锅里的熟地瓜凉了再热一热，那要费一大把柴禾，这年头柴禾也是挺金贵的。于是，唐老大又来到儿子面前，皱着眉道：“光得要命啦！吃饭吧。”

唐田生并不看他父亲，将泥抹子蘸一蘸水，对着墙壁道：“你先吃吧。给我留几个就是了。”

儿子没有半点吃饭的意思，唐老大摇了摇头，绷着脸进屋去了。

他们父子只有这么一小间土屋。土改那年，工作队很想给苦大仇深的唐老大分几间好房子，但是，刚从外村地主家的长工棚里回来的唐老大，有的是力气，自个和泥砌了墙，只让公家拨给几根木料，搭起一间草房。有人悄悄地劝他：

“老大，别傻，你是贫雇农，趁这时候多要几棵房料，盖它三间。”唐老大不以为然，哈哈大笑：“一条光棍，盖三间翻跟头？一间够舒坦的啦！”不过打那以后，唐老大再也盖不起第二间了。一晃三十年，风吹、日晒、雨淋，这间小屋历经磨难，越来越不象个屋子了。特别是墙壁，裂出数不清的缝子，横一道，竖一道。夏天，无孔不入的西南风吹进来，呆在屋里不用打扇子，确也凉快；冬天，墙缝里吹进一片片雪花，唐老大不能等闲视之了，从床底下摸出破鞋底，或在什么地方拽一把烂棉花，朝墙缝里一塞，问题解决了。

儿子田生渐渐长大了，又是读书的学生，他对父亲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越来越不满意。唐老大讲究吃喝，只要一天有两盅烧酒，三支烟卷，也就行了。唐老大虽然把吃放在首位，但从不滥吃。有的人家收麦就天天吃馍，收稻就天天吃米饭，到了春天连稀饭也没得喝。唐老大很精，麦子下来，做馍总是掺点高粱面，为的是细水长流。那年田生进城考高中，需要带些干粮。他向父亲提出：今天做馍别放高粱面啦。那么多学生围在一块儿，人家都掏出雪白的馍馍，自己啃黑色的，多难为情。唐老大同意了。中午，唐田生放学回来一看，仍然是一锅黑馍，便冲着父亲嚷道：“为什么又放秫秫面？”唐老大眨眨眼说：“没放呀。”“那么，为什么仍然是黑颜色？”原来，唐老大在做馍的时候，用秫秫面垫了案板，因此只是外表有一层黑，里面全是货真价实的白面。但是唐田生宁愿要表面的白，而不要内白外黑。考试那几天，别的学生都围在一起边吃边说笑，唐田生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四外打量了一下之后，才从包里摸出那馍，用最快的速度先吃光那黑色的皮，再吃瓤儿。那神情，好象这馍是偷来的。

他们父子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唐田生肚子里的学问越深，这道墙则越厚，越高。本来，这间小屋的山墙，唐老大已经泥了一遍，但那泥巴干了后又裂出密密麻麻的缝，象唐老大脸上的皱纹。对此，唐田生越看越气，于是又重新修补。他要泥平每一个裂缝。

好闷热的天哪！太阳已经正南了。院子里那棵大树的枝梢儿不动不摇，好象从来不曾动过。一只脱毛的瘦狗趴在墙根下的阴沟里，张着大嘴，哈拉哈拉地喘息着。村头老桑树下的那头大犍牛，不停地摇着尾巴，驱赶着在脊背上飞来飞去的皮脸苍蝇。唐田生站在凳子上，立起脚尖，企图抹平头顶上方的那条裂缝。一只黑苍蝇嗡嗡地飞过来，落在唐田生汗津津的鼻尖儿上，再也不动了。唐田生腾不出手来驱赶，便使劲地摇着脑袋。猛一用劲，摇晃了几下，“咚”一声摔下来。

唐老大一手拿着煮地瓜，一手拿着两只腌辣椒，边吃边走出屋子，见此情景，好生心疼，嗔怪道：“泥那么光溜，苍蝇都上不去。啥用？摔着哪儿没有？”

唐田生一声没吭，气得直喘粗气，摸一摸额角，鼓起的地方由白变青，渗出血来。唐老大搁下地瓜和辣椒，从墙角抠出一撮土灰，按在儿子额角上那块出血的地方。据说老房子墙根角的土灰是止血的土方。唐老大若是摔烂碰伤那儿，向来都是用这种方法止血的。倘是长个疖子什么的，则掐一片有些韧劲的草叶，揉成一团，展开来贴在流脓的疮口上，清凉解毒，所以，当他用土灰给儿子堵伤口的时候，动作是那么自然，那么娴熟，仿佛舍此再也没有别的办法。然而唐田生毕竟是读过十二年书的人了，他对农村里这些原始的东西渐渐看不惯了。他掏出一块整洁的手帕，轻轻地擦去额

上的土灰，嘴里发出“吸吸”的声音。

“擦去干吗？”唐老大愣愣地问，“抹点灰，结了疤，退掉就好了。”

“灰里有细菌，肉眼是看不见的。”唐田生认真地解释道。

唐老大侧过脸，张着嘴，半天没合拢。他对儿子经常宣传的这些道理似懂非懂，常常是百思不得其解。唐田生不再作进一步的阐述，默默地来到屋子里。

这是一间象刚出土的中古时期的小屋。屋梁，高粱杆的屋巴，全是黑色的，象用漆刷过似的，闪着光泽。屋巴上坠着一嘟噜一嘟噜灰色的东西。原先，那是没有摘净的高粱叶儿，日久天长，便积满灰尘。城里人乍一见，不住地咂嘴。唐老大却不以为然，好象文件里规定就应该挂在那里似的。唐田生全身的骨头象散了架，洗把脸，在饭桌旁边坐下来。

所谓饭桌，也就是柳条笆斗上放一张高粱杆儿做成的锅盖。今天的午饭倒也不坏，桌上除去地瓜之外，还有一小碗手指大的猫鱼儿，煎得焦黄，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唐田生拿来一只粗瓷碗，拨下一半。他是不吃独食的。

蹲在门口正在按烟袋的唐老大看出了儿子的一片孝心，说道：“我嫌扎嘴，你吃了吧。”

“小鱼没刺。这半碗你吃吧。”唐田生将煎鱼端到父亲面前。

唐老大用烟袋推开碗：“几口就扒下去了。趁热，凉了腥。”说着，巴达巴达吸起烟叶。

唐田生将那半碗鱼放回原处，贪婪地吃起来。过了会儿，他忽然问起唐老大：“爸，咱们家是不是借点钱，买张方桌子吧？”

“要买，”唐老大喷出一团浓烟，慢腾腾地说，“赶明儿个你有了本事，你买。我是不买哟！”

“家里连张桌子也没有，象个什么？”唐田生嘀咕着。

唐老大按了按烟锅，使劲地吸了几口说：“没有大桌子，我不照样长成个老头子？孩子，八路军喜欢穷人！”

也难怪，整个唐家岗，没有几家有方桌的。倘若哪家来了贵客，有方桌的人家便会主动让出来。唐家岗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能拿得出去的家当，象枣木长凳子啦，桑木扁担啦，细瓷盘子啦，等等，几乎变成了公共财产，常常是自家用的没有别人借的次数多。自古以来，这个穷岗上的人养成了互助的习惯。当然，唐田生现在提出置家具是有另一番用意。他提醒父亲说：“八路军喜欢穷人，可过几天……是不会喜欢穷人的。”

那省略号是说过几天来看门头的姑娘。这，唐老大是清楚的。如今的姑娘找对象，那对象就是地位，就是金钱，而不是活人。这，唐老大也最清楚不过。沉默良久，唐老大按了按烟锅，安慰儿子说：“人家是来看人的。人嘛，不秃不麻，不聋不哑，比谁长得差？”

“那有什么意义？”唐田生咬了一口地瓜，苦笑道，“你还没看透？如果你有个工作，人家可以一分钱不要，甚至倒贴也心甘情愿。如果你在大队里有个职务，大小算个干部，人家也会满口答应。如果不是正式工人，也不是大队干部，却会点手艺，那也不用为找对象发愁。一个道道地地的人民公社社员，那就要看看家当如何，比如几间房子，什么家具，等等。假若你是个社员，而家里又很穷，你就是世界上第一美男子，人家也不会爱你。不是吗？”

唐老大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他完全赞同也很佩服儿子的实实在在的分析。是呀，南庄吴秃子的二儿子，三十二了，四指高，脸黑得象包公，居然找了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什么道理？因为他挑副担子，会东庄西村的剃头。自己的田生儿，谁不夸是唐家岗的“小罗成”？俊！不过俊有何用？眼看着快二十六了，他的老婆还不知在哪位老亲家母的肚子里！田生刚回乡那年，唐老大想叫他跟吴秃子学剃头，弄个手艺活儿，可田生硬是不干，结果让吴秃子白喝了六两龙潭大曲。去年，他劝田生拜庞瞎子为师，学唱大鼓，一关子书能要好几块钱呢。可田生头摇得象拨浪鼓，说是嫌丑。唐老大真不明白，不偷不嫖，凭嗓子挣钱，丑在哪里？现今倒好，爷俩一个种庄稼，一个修地球，谁家丫头肯来烧这个锅？儿子的年龄越来越大，姑娘们的眼光越来越浅，万一娶不了媳妇，断了烟火，死后谁去上坟？想到这些，唐老大长长地叹了口气，埋怨儿子道：“当初听我的话，学点什么手艺，女人早娶到家了。”

唐田生又拿起一只地瓜，剥着皮说：“那也难说。娶到家住哪里？熬点面糊，贴在墙上？”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唐老大有点儿生气了，烟锅儿在门槛上磕得笃笃响，“我不想住三间青砖到顶的大瓦房？可木料，哪里去搞木料？”

唐老大说的是实情话。这淮北平原有水无山，木头奇缺。唐老大的宅基地上，连棵鸡蛋粗的树也没有。原先曾有几棵碗口粗的楝树，五八年大搞水利，全给公家锯走了。打那以后，唐老大再也没有栽树的兴趣。现在想弄点木头，象娶媳妇一样难。不过话又说转来，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弄来木头的，

所以唐田生说：“说难也难，说不难也容易。”

“这话怎讲？”唐老大问道。

“县木材公司的院子里，木头成堆，”唐田生说，“要什么样，有什么样。”

唐老大白了儿子一眼：“没后门，你干瞪眼。咱老几辈庄户人，连根做官的毛也没有。找王八家孙子搞木料！”

这话，唐田生不无同感。现今买块肥皂也凭票，庄稼人哪来的票？但只要官场里有个三朋四友，或什么表叔二大爷，再紧张的物资也不费难。然而哪有这么一位熟人呢？

“下地喽！——男劳力西河沿砍秫秫，妇女到小鬼田锄黄豆！——”村口，响起了唐家岗老队长那一成不变的长长的喊声。

磕一磕烟灰，唐老大站起身，叹道：“心有天高，命如纸薄。下地干活去吧。”

唐田生收起碗筷，思付着说：“爸，我下午不上工了。”

“咋？”

“干一天挣角把钱，无所谓。”

“无所谓？角把钱能买五盒火柴呢。”

“我有件要紧的事。”

唐老大望着儿子额角上发青的伤口，点了点头。他从门后摸了把小锄，将烟袋朝裤腰里一插，然后捡起屋檐下的破草帽往脑袋上一盖，望一望耀眼的太阳，慢腾腾地走出小院。

唐田生并非偷懒的人。他从八岁起就开始挎着筐子拾柴禾，挖野菜。父亲挖萝卜的时候，他帮着剥泥巴，剥得相当干净。回乡这几年，他从不塌工，也不偷巧。那么，今天他为什么不愿下地呢？唐田生有唐田生的心计。他觉得，一个

人不论办什么事，只要这件事办得有特色，就会超出一般，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现在，盖几间新房是不切实际的了。唐家岗上，象他家的这种破屋多得很，如何叫这间小屋有些特色而同别的小屋区别开来呢？他苦苦思索了几个晚上，想出一个足以令他兴奋的绝招。

他准备在那光溜溜的山墙上绘一幅壁画。

唐田生小时候就爱画画，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总是在床边的墙上画呀画的。时间长了，墙壁上简直可以举办一个画展了，什么大公鸡呀，小花猫呀，奔马呀，卧虎呀，虽带稚气，却倒也逼真。每当有客人的时候，唐老大总是指着这些画骄傲地说：“你瞧瞧，墙壁叫田生画得真不象样子！”而当客人夸奖田生有本事时，唐老大的心窝里象倒进一罐子蜜，甜哪。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唐田生放弃了绘画。事隔多年，他现在又想起在墙壁上作画，这绝非兴趣所致，而是要将小屋打扮得漂亮些，以引起看门头的姑娘的好感。在现有条件之下，他只能如此。

洗完了锅，唐田生端着红、蓝广告颜料和几只排笔，来到山墙下面，量好尺寸，开始用粉笔画草图。

这是一幅那个年代里人们常常见到的宣传画：大海航行靠舵手。

对于唐田生来说，没有比作这幅画更拿手的了。“横扫”的那两年，学校的大批判专栏里，他常画这类内容。如今，他闭起眼睛也画得出来。因此，还没到社员收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这幅画。

夕阳渐渐地挨到了地面，很不情愿地懒洋洋地从大地的边缘钻了进去，无声无息。院子里，成团的蚊虫嗡嗡地飞

旋，忙忙乱乱。一阵阵爽人的微风从淮河上空吹过来，树梢儿开始缓缓地摇摆起来。村庄上升起淡蓝色的炊烟，一缕一缕，在空中汇成一片烟雾，又飘散开去。社员们收工了，叽叽喳喳，在各自的小菜地里巡视了一番之后，匆匆走进村子。不知谁最先发现了唐田生家山墙上那幅壁画，男男女女们一窝蜂似地围了过来，打量着。这是一幅很不坏的画，整个唐家岗爱画画的人无与伦比。那蓝色大海的波浪，那黑色的不知何种型号的轮船，特别是那面带笑容的毛主席的头像，使得这些没读过书的社员们眼界大开：

“这么大的画，怎么画得一点不歪呢？”

“呀，瞧那毛主席，画活了！”

“就凭这本事，那丫头准能相中！”

……

唐田生背着手站在人群后边，得意极了，不过从他的脸上却看不出兴奋的神情，相反，还时不时轻轻地摇一摇头，那意思是说：“不行不行。”此刻，他期望着听见的话，全都听死了。他不相信，那姑娘见了这画而不动心。

“天黑了，明天再细看吧。反正飞不了，跑不掉！”不知什么时候，唐老大忽然站在人群旁边大声说道。

仿佛没听见似的，围观的社员们依然欣赏着，评论着。

“闪开！闪开！”

随着几声叫喊，人群中走来一个精瘦的男人，四十七、八岁，秃顶上的灰黄的毛发屈指可数，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他是唐家岗上最有能耐的人物，叫唐明理，正拉着一板车木头，很神气地打人群里穿过。他索性放下板车，燃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微笑着朝人们点了点头。

这时，山墙下的社员们全都围了过来，不再欣赏唐田生的杰作了。果真是好木头哇！长长的，直直的，光光的，道地的东北货。这才是人们最眼馋的呀！唐明理介绍着，摸摸秃顶说：“都是经过挑选的。他们硬要给送来。我说算啦，自己拉吧。盖三间是用不了的，剩下的盖间厨房。其实，我家猪圈的那根木头也要换一换喽！”

参观的人们一个个都默默地走了。唐明理并不动，他来到墙边，歪着脖子象是很认真地打量着墙上的画，自言自语道：“画得不赖，真不赖！”

蹲在门口擦锄头的唐老大没吭声。唐明理搭讪着走过来，用关心的口气问道：“老大，那丫头要来看门头，是吗？”

“是的。”唐老大头也没抬。

“老大呀，”唐明理也蹲下来，“麻袋上绣花，花再美，还是在麻袋上呀。得盖新房子才中呀！”

一听这话，唐田生绷着脸从屋里走出来，朝着唐明理说：“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时间不早了，你快点回家盖猪圈去吧！”

唐明理鼻子里哼了一声，拉起小板车走了。

唐田生望着唐明理的背影，脸都气黄了。你唐明理有什么本事，不就仗着你老婆堂哥的表舅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吗？没有这个拐了八道弯的亲，你连木材公司的门也摸不着。不过唐明理那句麻袋上绣花的话倒是千真万确，且令他伤透了心。是呀，倘若那幅画是绘在红砖绿瓦的新房子上，无疑是锦上添花；而绘在这间破陋的小屋上，岂不是不伦不类！这么想着，唐田生一把抓过父亲手里的锄头，大步走到山墙下边，双手抡起那把明晃晃的板锄。

见此光景，唐老大霍地站起，厉声喝道：“住手！”……